

守望福堰

讲述:严家纪 整理:徐晓琳

在龙游县龙洲街道后田铺村,严家纪的家很好找——庭院里那座用砂石搭建的姜席堰微缩模型,就是最显眼的招牌。今年83岁的他,手持木棒子,指着模型上的姜堰、席堰、龟山、蛇山,为慕名而来的游客一遍遍讲解这座古老水利工程的精妙之处。

两座小小的土包象征蛇山与龟山;中间一片微微隆起的土地,恰似分隔两条渠道的沙洲。上游是姜堰,下游是席堰,只需打开水闸,清澈的姜席堰渠水便汨汨涌入那条微缩的“灵山河”中。

这座沙盘是2012年前后做的。老人说,有了它,姜席堰的水怎么来、怎么分、沙洲怎么护堰,都能讲得清楚。家里像一个小课堂,来往的人站在模型前,就能看懂这座古堰的格局。模型旁还“养”着一块乌黑油亮的百年松木——“这就是600多年堰基下的‘牛栏仓’古木。”

严家纪被村里人称为“最懂姜席堰的人”。从2001年起,他用了近17年时间,收录姜席堰600多年的历史。2018年8月14日,姜席堰与都江堰一起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,他是申遗路上不可缺少的“民间力量”。如今,严家纪每天清晨仍要到堰边走走看看,守着他的“福堰”,也守着这座古堰的未来。



严家纪每天清晨都要到姜席堰边走走看看。徐炜 制图

听妈妈讲『马跑定堰』的故事

我1942年出生,后田铺村土生土长的。我家就住在姜席堰旁边,从小喝的是堰里的水,吃的是堰灌出来的米。到了十一二岁,我就常常到堰里去放水,灌溉稻田。

我母亲爱讲故事,不少都与家门口这两条堰渠(东堰渠、西堰渠)有关。我外公家就在堰边,母亲讲的那些故事,很多是从外公那里听来的。外公家跟堰的关系深,我从小听得多,也看得多。这些家族记忆,也成为我后来理解姜席堰的“入口”。

母亲常说:“姜席堰不简单。我们这一代人过世了,下一代人没人说给他们听,姜席堰的故事就消失掉了。”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。上初中时,我写了一篇作文《我的家乡灵山河畔》,讲的就是姜席堰的故事。因为写得生动,文章都传到高三年级的班里。从此,我也就成了村里的“小导游”,有同学来做客,我就带他们去堰边转转,讲我知道的故事。

母亲讲的故事里,让我记到现在的,是两条堰是怎么定下来的。

她说,这两条堰不是本地人修的,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师傅修的。他们在这儿治水,治了三年,堰修了又被冲掉,冲掉了再修,年年如此。最难的不是水,是地。开渠引水,谁也不愿意让渠道从自家田里过。这边不让挖,那边也不让挖,土地谈不拢,渠线就定不下来。

后来,设计的人想了个办法:不争了,让马来定。

大家选了两个骑手,各骑一匹好马,马尾巴上系着石灰包。天黑以后,从姜席堰渠首出发,一个往东,一个往西,朝各自的终点跑。马跑过的地方,石灰撒下来,就是渠线。石灰撒到哪里,渠道就定在哪里,谁也没有话说。

母亲讲,马是有灵性的。晚上看不见路,人可能走错,马不会。马不会往低处踩,不会往坑里走,它走的路,一定是最稳当的。而且必须晚上跑——白天看得见,有人会作弊;晚上看不见,马自己选路,人只管骑,铃铛挂在马身上,远远听见铃声,就知道马跑到哪儿了。这样一来,公平公正。

这个故事我后来慢慢琢磨,觉得里面有名堂。那位主持修堰的,是元朝至顺年间的达鲁花赤察儿可马,蒙古族人。达鲁花赤是元代龙游地方最高长官。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,他用草原上的法子来定渠线,看起来简单,实际上把蒙古族的生活经验和当地治水的实际需要结合到了一起。这就是我们讲的民族融合,不是硬凑的,是真正用上了。

史料记载,历史上这两条灌渠并不是平行的直线,而是弯弯曲曲的,正是因为黑夜里马为了安全,不走低、不爬高的缘故,而这恰恰符合灌渠效益最大化的技术要求。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,察儿可马是木速蛮人,也就是今天的穆斯林,他在龙游当官时,全县三万多户人家,人少地广,大量土地抛荒,老百姓基本上靠天吃饭。他上任后一头扎入民间,召集乡贤父老探寻良策,才有了修堰这件事。

守住堰心那片沙洲

姜席堰的巧妙,不光是定线,还在于它怎么跟水相处。

灵山河是龙游县境内衢江的第一大支流,河道蜿蜒曲折,两岸群山起伏,溪流暴涨暴落,是典型的山溪性河流——水来得快,去得也快,汛期凶猛,旱季断流。在这样的河上修堰,硬拦是拦不住的。古人想了个办法:不跟水对着干,顺着水流。

江心有一片沙洲,八十来亩。古人就以这片沙洲为纽带,上连姜堰,下接席堰,把一整条拦水坝分成上下两段。姜堰在主航道抬高水位,把水引进渠道;席堰在支流,管下游干渠,多余的水排回灵山河。两座堰连接沙洲加起来六百多米,顺着河湾的“S”形走,不是一条直线。这样一来,水冲过来的时候,沙洲先挡一道,堰体受力小了很多,修起来也容易,冲不垮。

更奇妙的是,洪峰过境沙洲时,因龟山起到镇堰作用,洪浪会在龟山水潭中形成漩涡,盘旋于沙洲水面上。洪浪退去,沙洲不但没有被冲毁,反而积攒了一层厚厚的淤泥,堰脚也被护住了。我们当地人管这叫“以沙护堰”。

母亲那辈人讲,有一年发大水,大家担心沙洲被冲掉,结果水退了去看,沙洲没少,堰脚还厚了一层淤泥,像给堰穿了一件衣裳。这就像蒙古草原上的沙湖,同样会被水淹没,但水位平稳,沙子也绕着湖转,最后又回来。姜席堰也是这个道理,泥沙不是敌人,用好了,反而护堰。

我们这儿还有个地名,叫“高河滩”。滩头那一片地高,灵山河的水位高低、沙洲进退,都跟它有关系。老人讲,高河滩是水留给堰的余地,水位涨了,水往滩上漫,堰就少受冲击;水位落了,滩上存住的水还能慢慢渗回去。听起来简单,其实是古人把水的脾气摸透了。

所以村里有一条老规矩,传了几百年:再缺柴烧,也不许上堰心沙洲砍柴。老一辈常说,修了这座堰,原本“十年九旱”的地方,才能岁岁“早涝保收”,家家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——这是我们的“福堰”啊。

现在,国家把沙洲列入重点保护对象了,我心里踏实。有一年大水把沙洲中间冲开了一道口子,后来修好了。每次走过,我都要多看两眼。



严家纪在庭院里搭建了姜席堰微缩模型。

把姜席堰的故事写下来

真正开始系统收集姜席堰的资料,大概是从2001年开始的。我在村里,只要听到有人聊起姜席堰的事,耳朵立刻就竖起来了。不管是在田里干活,还是在外头碰上,只要有人讲,我就留心听,回来赶紧记下来。

我的文化程度不高,初中毕业,那时候网络不发达,没有手机,也没有电脑。我靠的是三样:听长辈讲,查史料,实地看。听到一个故事,我就记下来;再到书里找,到堰边看,看跟实际对不对得上。口耳相传的东西,跟文献一点点对照,对得上的,我才放心。

为了收集关于姜席堰的文化资料,我几乎跑遍了灵山河沿岸的所有村庄和姜席堰灌溉过的每一片土地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,手稿写满了好几个抽屉。只要是写了字的纸条,哪怕再小一片,我都舍不得扔。

2014年,有人建议我把收集多年的姜席堰资料整理成书。后来,有一本叫《姜席堰溯源》的书出版了,里面收录了大量我收集的内容。这本书也成了申遗上报材料的重要依据。在我看来,写书不是为了个人留名,而是要把姜席堰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讲清楚。我甚至一度不愿在书上署名,只希望“把事情讲明白”。

2018年申遗那阵子,我搬到小书房住。年纪大了,晚上睡得早,但凌晨一两点醒来,脑子最灵光,我就起来写。不打扰老伴休息,也方便自己随时记东西。

2018年8月14日,消息从加拿大传来——姜席堰与都江堰一起,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。

国家灌溉排水委员会专家组认为,姜席堰建成600多年来,枢纽工程和灌排体系沿用至今,是古代山溪性河流引水灌溉工程的典范。其工程布局、工程技术体现了传统水利中“天人合一”的基本理念,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。于是,姜席堰获得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资格。而都江堰代表的是大江大河上的无坝引水智慧,两者分别解决了不同类型河流的治水难题,属于“各美其美”。

在修建姜席堰拦水坝时,古人在堰体下部用松木打框架,再将岩石往里填充。松木在水里千年不烂,保证了工程的齐整与坚固。这种松木框架结构,本地人叫“牛栏仓”,跟现代合金网袋抛石结构原理相同,在现代水利工程基础防冲处理和防汛抢险中得到了广泛应用。一座600多年的古堰,能跟都江堰一起入选世界遗产,靠的就是古人“以山为屏、以木为骨”的治水智慧。

那天早上,后田铺村锣鼓喧天,唱民谣的、敲锣鼓的,喜庆得就像过年一样。

我心里高兴得很,但高兴之余,我也跟自己说了一句话:“申遗成功了,虽然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,但是也是很繁忙的开始。这叫做乡村振兴的开门红。”

守着古堰,也守着未来

申遗成功后,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为了让更多人读懂姜席堰,我不断完善自家院子里的微缩模型。来参观的人总问“堰是怎么分水的”,有了模型,一看就懂。这个小小的庭院,成了一处不挂牌的“民间科普站”。来访的人越来越多,我也越来越有干劲,不断去探寻、搜集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堰坝文化。

每天清晨,我都要到姜席堰坝边走走看看——看看堰坝有没有被冲坏,水里面有没有垃圾。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。只要走得动,我就会一直走。

申遗成功至今,姜席堰的变化日新月异。灵山河综合治理工程持续推进,河道治理16公里,修复滩地约82亩,贯通防汛兼研学道路1.6公里,2024年获评全省水工程与文化有机融合典型案例。龙游推出了“问渠哪得·堰起灵江”精品研学路线,先后举办水脉艺术节、姜席堰申遗五周年纪念活动等各类特色水文化活动20余场。

更让人欣喜的是,古老“堰长制”有了新的传承者。姜席堰自创建以来一直采取“官督民办”的管理方式,16世纪末已形成固定的岁修制度,设有堰长;清代设有堰工局,在府、县政府的监督下,由乡绅具体负责堰渠维修、管理经费,制定章程等事宜。这种官方与民间管理的结合,一直延续至今,保证了姜席堰的可持续运行。

我们后田铺村走出的青年学者童磊,从小在堰边长大,如今在浙江工商大学任教。他知道姜席堰历代治水都有“堰长”这一角色,就牵头组建了“青年堰长团”,以“互助为渠,协同为闸”为核心理念,把高校、企业、村子拧成一股绳,带着年轻人参与到古堰保护、村庄治理中来。

今年年初,“点亮世遗”全国高校研究生思政学习龙游行活动走进后田铺村,研究生们实地探访姜席堰,深入探寻“青年堰长”模式的创新实践。村里还盘活了沉睡资源,把老旧水电站改造为兼具展示、教育功能的水利文化馆,文化广场也升级改造,打造了林下休闲空间“青堰拾光营地”,让村庄存量资源真正“活”了起来。

早在2010年,我就写过一篇文章《龙商古道 天然美景第一堰——姜席堰旅游资源开发之我见》,参加了龙游的旅游创意大赛,拿了一等奖。那时候我觉得,姜席堰应该走得更远。如今回过头看,那些想法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。

有人问我,这么大了,还有什么想做的事?我说,接下去我要把这些故事串起来——故事串成点、连成线。马跑定堰、沙洲护堰,这些故事不能烂在我肚子里。我最大的心愿,就是让姜席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。只要还有人愿意听,我就一直讲下去。